

刘玉顺 著



没有 性爱的婚姻

——颠倒的性爱与裂变的情爱

没有性爱的婚姻

——颠倒的性爱与裂变的情爱

刘玉顺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没有性爱的婚姻

刘玉顺 著

责任编辑：王孟兰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江西法制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9印张 200千字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80016—139—0/I·53

定价：3.45元

内 容 提 要

南昌发生的真实事件：

汪琴是个温柔贤慧娉婷玉立的美貌少女，经红娘介绍，她与某单位宣传部干部结为伉俪。岂知丈夫生理功能不全，结婚四年，汪琴仍是玉体壁完含苞待放的处女！

其实汪琴不仅容貌楚楚，而且身体壮健，所有正常女人具有的生理功能、情爱、性爱她完全具备，她想和丈夫离异，想委身另一个男人，甚至想纵身跳下高楼！

此事偶然在报刊披露，立即引起轰动！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读者的数千封信件飞投汪琴本人，有劝她离婚的、找情人的、为丈夫治病的、离家出走的，甚至还有劝她向英国贵妇人康妮学习，趁着生命旺盛的年华，大胆向传统观念挑战，勇敢地寻找情投意合的异性，充分享受人生的天伦之乐。

不独有偶，就在汪琴痛苦之际，一位热情大胆的美国姑娘迷上了南昌的另一位少年，坚定不移要嫁到中国来！但遭到了美国的父母的坚决反对；同时还出现了为金钱而绑架少女、为复仇而自我出卖、为享乐而抢劫民宅、为妒嫉而借刀杀人等种种复仇、怪诞却又令人惊叹的奇特情节！

情爱？性爱？钱爱？仇爱？本书多角度、多层次地翔实展现了当代社会颠倒的情爱与裂变的性爱。

作者简介

刘玉顺，男，1953年生于南京。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会员。著名青年作家。深造于江西大学法律系和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作家班。1978年发表作品，先后在中国妇女出版社、主人出版社、河北出版社、甘肃出版社、江西出版社及《长城》、《青年作家》、《芳草》、《希望》等全国70多家期刊发表中篇小说近40部，短篇小说100余篇。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广东、浙江、江西等电视台播放。七次获部、省级等文学作品奖。其小说多次改编电影、电视。

目 录

第一部

没有性爱的婚姻

- 一、洞房花烛夜..... (1)
- 二、顾的哪家脸面..... (5)
- 三、丈夫拒绝性爱治疗..... (8)
- 四、已婚处女提出离异..... (13)
- 五、另一位男人重新冒头..... (18)
- 六、面临情变的彷徨..... (21)
- 七、允许妻子找情夫吗..... (23)
- 八、不准离婚？众说纷纭..... (26)
- 九、姐夫，请别碰我..... (30)

白种人与黄种人通婚内幕

- 一、禁止与他国公民恋爱、联姻..... (36)
- 二、丘庇特神箭，突然射中美国少女..... (38)
- 三、爱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说不清..... (40)
- 四、他否认已经相爱，爱神偏要张开翅膀..... (45)

- 五、美国女人靠得住吗？中国政府干涉咋办……………（49）
- 六、或许对方是个骗局？美方父母坚决反对……………（55）
- 七、被封锁的爱神，被压抑的爱情……………（59）
- 八、文明与愚昧相争，德博拉何去何从……………（63）
- 九、扑进密执安湖，她向东方呼唤……………（68）
- 十、中美公民通婚？我们没办过……………（70）
- 十一、美国少女果真纯洁？小伙子心在颤抖……………（76）
- 十二、天堂旅游，新婚伉俪难寻下榻……………（80）
- 十三、上海为何也有小人，而且还不是普通市民……（84）
- 十四、德博拉病了，她的心情沉重而忧郁……………（88）

第二部

倒在情人脚下的少女

- 一、车轮底下的女郎……………（89）
- 二、自杀者留下的坤包……………（91）
- 三、奇怪的梁兄……………（92）
- 四、女罪犯遭人暗算……………（94）
- 五、潜逃返回的女贼……………（94）
- 六、盲眼老人的报告……………（98）
- 七、重大嫌疑犯正在韶关……………（99）
- 八、不准逮捕的司机……………（102）
- 九、写给断交姑娘的忏悔……………（103）
- 十、少女是这样堕落的……………（105）

十一、死亡袭击着刑警	(109)
十二、撒向杭州的罗网	(111)
十三、凶手竟是队长	(113)
十四、杀人犯和他的情妇	(116)
十五、罪人和他的原配妻子	(119)
十六、死囚的公开信	(121)

第三位失踪的女人

一、广场上的绑架	(123)
二、姍姍的遗物	(125)
三、仓江下游的人证	(128)
四、她想拉拢警察	(130)
五、又多了一位罹难者	(134)
六、撵走未婚妻	(136)
七、桑塔纳司机居心叵测	(138)
八、今晚奉陪到底	(142)
九、056情况紧急	(144)
十、女刑警陷入魔爪	(146)
十一、“混水摸鱼”战术	(148)
十二、地下室的男女格斗	(149)
十三、未婚妻的坤包	(152)
十四、走上绞刑架	(153)

(801)		善男信女	二十
(110)		同安同安同安	二十
(111)		对对对对对	三十
(112)		对对对对对	四十
(113)		对对对对对	五十
(114)		对对对对对	六十

第三部

零点发生的抢劫

一、昌华新屯的三个黑影.....	(156)
二、局长在抢劫现场.....	(159)
三、吃醋的刑警队长夫人.....	(162)
四、每人分脏一万五.....	(164)
五、违法的被害人.....	(165)
六、去把狗日的打下擂台.....	(168)
七、再叫我碰上，拧断你胳膊.....	(170)
八、这个娘们.....	(174)
九、李爱宝走投无路.....	(176)
十、巨款二万四千元.....	(178)
十一、不敢惊动妻子.....	(181)
十二、刑警队上当.....	(182)
十三、擒拿罪犯的“钩子”.....	(185)
十四、一口吞不下两个鸡蛋.....	(187)
十五、花头姐姐.....	(189)
十六、杀机.....	(191)
十七、李爱宝下落不明.....	(194)
十八、等你老娘来抱吧.....	(196)
十九、先奸后灭口.....	(199)
二十、出租轿车被劫.....	(201)

二十一、直升飞机直抵灵城·····	(203)
二十二、花头迷上了高档女人·····	(206)
二十三、姑娘掏出手枪：不许动·····	(208)

十万富翁强奸奇案

一、舅舅的毒计·····	(216)
二、捡来的妻子·····	(221)
三、首长笑里藏刀·····	(224)
四、抓住女凶手·····	(227)
五、天上降下一个强奸犯·····	(230)
六、书记参与诬陷·····	(235)
七、外甥女拒绝“打倒贴”·····	(238)
八、不足为凭的罪证·····	(241)
九、趁火打劫诱少女·····	(243)
十、十万富翁的自杀欲望·····	(247)
十一、同胞兄妹之间的残杀·····	(252)
十二、书记拼命·····	(255)
十三、姑娘大叫，“啊——我不去”·····	(258)
十四、强奸犯自投罗网·····	(263)
十五、十万元户判处死刑·····	(268)
十六、案情惊动中央首长·····	(270)
十七、密林中的刺杀·····	(271)
尾声·····	(277)

没有性爱的婚姻

引子

她结婚四年了，一直没有生育。背后总有那么些人指指戳戳，好象她犯了多大错误。她痛苦不堪，也企图挣扎，然而一次次绝望了。封建礼教、传统道德紧紧地钳制着她，使得她不敢理直气壮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她没有任何错，她有着健全的肌体，也象其他女人一样具有正常的生育能力。然而，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她接受了我的采访，同意披露内幕，但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我尊重她的意见，在这篇作品中就暂时给她起个名字：汪琴。

一 洞房花烛夜

1983年农历八月，天高云淡，江西大地桂花飘香，确是青年联姻的好时光！汪琴答应了未婚夫的请求：十月一日结婚。

丈夫在交通部门某单位宣传部任部员，姓徐双名汉城。一米七三个头，脸呈盾形，头发飘飘的，给人印象——帅气！而且他电大毕业，有可靠消息透露，他将荣升副部长。恋爱期间，多少姑娘向汪琴投出羡慕、夸赞、欢悦的目光，

当然也有妒嫉！

新房设在南昌市中山路中段一个不大不小的巷子内，是徐汉成单位新建的宿舍，四楼，二室一厅，南北建筑双阳台，极棒！

成亲这天，新房张灯结彩，壁上画卷生辉。贺喜的宾客一拨一拨，七、八十号人，多数是汉成请柬引导的友人。宣传干部，接触广泛，朋友遍天下——气派！

零点过后，宾朋好友散了，洞房留下一对新婚夫妻，眼瞅眼瞅，嘻嘻。

汉成扫地，汪琴铺床。女人到底胆怯心脆脸皮薄，想起姐妹中所听来的新婚之夜的“鬼事”，全身都是慌。胡乱盥洗完毕，也不招呼，先钻进单被，说不清是兴奋是害怕是渴望是逃避，只顾沙沙地喘。

新郎上床了。接着，新娘仿佛变成一片迷人的草原，绿茵茵；一匹灰色的马驹在她胸怀脚蹻踟蹰，怯生生、痒痒、赤裸裸……

哦，那不是马驹也不是别样宝贝，而是一只——不老实的手掌！

初次得到异性的抚摸，少女燃起了青春欲火，血管在沸腾，玉体在膨胀，全身进入高度的亢奋之中！

嘀嗒、嘀嗒，座钟不紧不慢敲着节奏，钟面泛出蓝光，是好奇还是想偷看？然而，座钟什么也没看到。不一会，它却听到新郎均匀的鼾声，和新娘一声轻轻的叹息。

汪琴是个自制力极强的少女，年龄也过27岁了。她悄悄掉头，默然注视丈夫那张俊秀的多少带有书生气质的脸膛：这些天紧张张忙罗婚事，他够辛苦了。今天或许过分疲倦？

大脑刚刚寻到安慰，另一种声音突然撞击耳鼓：别人结婚有谁不忙？他会不会是——？

犹如闪电，一道不祥的阴影飞快掠过心头，“我这辈子——完了？！”噢，不，千万千万……

情不自禁，她的双手移上胸脯，一使劲，猛猛地揪住丰腴的乳峰！

次日白天，又是一帮一帮的客人，忙于接待，时光倒也飞快。

夜晚上床，汪琴怀着焦急、渴盼、祈祷而又恐惧的心理，全身松懈地等待、等待……。成了人，生命赋予少女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利；结了婚，法律便保护这种天赋特权！她多么希望丈夫一跃而起，变成一头威震山川的猛虎或者雄狮哟！她睁开腥红美丽水灵灵的眼睛，看着丈夫舌巴巴的睡态——或许是佯睡？伸出手，有心将他摇醒。她想明确询问：“你是不是缺乏应有的功能？”刚刚触及丈夫的肩头，却又住手。新婚燕尔，真有胆量问得出口？唉，汉成呀汉成，你可知道我此刻有多难受？但愿你没病，你不是真正的无能哟！

这一夜，汪琴失眠了。

隔日姐姐汪玲过来探望，发现妹妹眼眶通红，嘴一撇，自以为是地旁敲侧击：“小琴，虽然你是新婚，身体可得好好保养。过了头，人会老得快，看谁还会喜欢！”

听这话！说得汪琴心直哆嗦。过头？假如真能兴奋过头，我就给上帝烧香磕头喽！她想打开话闸向姐姐诉苦诉怨，可又不得不克制唇舌。当初与汉成恋爱，姐姐曾经反对，家里也不赞同。这倒不是预先算准汉成缺少阳刚功能，而是嫌他“上海人”，“小鸡肠子弯弯绕”，怕今后不好交

注。没谈恋爱前，汪琴自己也曾表示，“决不与上海人接触”。可是，偏偏她又接受了别人的介绍，与汉成谈了朋友并且结为伉俪了。或许是命运之神对自己“食言”的惩罚？现在姐姐提到“那事”上头，她想诉苦又怕嗤笑，作声不得，还要装笑，模样快欢欢地皱着鼻翼：“姐，看你说些啥呀！”

“不说啥，谁结婚都是那么回事。”汪玲既诡谲又心痛地瞥她一眼，拉住她的手，“睡一会吧，太冲动了，身体顶不住。”说完开路。

汪琴多想挽留她呀。家里兄弟姐妹四人，另外二个是哥哥，从小只能和姐姐玩耍交谈，姐妹情深。可是现在却只能眼睁睁地望她离去。

今晚无论如何也要问问汉成，是不是真有疾病？两人都还年轻，不能傻不愣登一辈子干熬呀！

然而这天晚上，汉成不知上哪去了！

时钟敲过了12响，夜深人静，远远的中山路上，偶尔传来一声汽车鸣笛，单调彷徨凄凉。

已是两个晚上不曾合眼，她带着担忧、奇异、疑惑的心情，昏朦朦的，到底还是跃进梦乡。不过，做的是个荒诞的怪梦：直升飞机将她载入森林，飞机走了，她却落在一株爬满古藤的老槐树上。一群猩猩将她包围，好象全是雄性，一个个露出坚硬坚硬的从未见过的怪物，吼吼地叫着，吓得她一个劲地向树梢爬。树枝啪啦折断，飘飘地就是下跌，偏又落进一只猩猩的怀抱，不痛，却感到奇妙的酥痒难抑。伸出双手推搡猩猩，怎么也推不动，急出一身汗，猛地开了眼皮，啊，一个男人睡在旁边：是汉成！

“你，上哪了？”她睁着腥红的眼眶质问，有种说不清

的孤独与艾怨。

“打桥牌，同事硬拉去的。”丈夫的手掌从她胸口缩回。此刻，汪琴想起了刚才的怪梦，想到了男女之间神圣的性爱，多希望丈夫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啊！可是，汉成却睡了，老老实实的模样。完了，这辈子当真完啦！汪琴听人说过，凡是健全男人，结婚头三天最是不肯睡觉。她是中专毕业生，懂生理知识，十分清楚异性相吸、男女性爱是天经地义的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源泉之一。根本不用遮掩讳言，谈“性”色变。结婚三天了，自己长相也算窈窕秀丽，曾经吸引过不少男人嗡嗡求爱。碰见鬼了，偏偏选中一个“上海奶油”！我的命真是这般苦透？

当——当——！座钟敲打两下。汪琴流的泪珠，哗哗地濡湿枕巾。她的心在抽泣，手在颤抖，恨不得跳起来大声嘶叫：“汉成，你说实话，你给我快说实话呀！”

可是，善良的人总是善良，听见丈夫渐香的酣声，心又软了：明天吧——。

二 顾的哪家脸面？

羞羞恼恼，拖拖延延，半年眨眼已逝。

这天星期六，惯例，汪琴下班没有回自己小家，而是回娘家小聚去了。吃饭桌上，看见哥哥姐姐们每人领着一个活蹦鲜跳的孩子，心里“苦透苦透”地叫，脸就阴了。

“小琴，吃菜呀！”妈妈看出小女不快，夹一块海鲜给她，挤一脸勉强的笑纹。

汪琴暗中大惊，应答着，胡乱扒着碗里的剩饭。说要倒

开水，先上了里屋。

九点钟，哥哥姐姐各自领了孩子回家，汪琴也要走，被母亲留下了。

“小琴，妈问你一事情。”

汪琴心中扑通一跳，估计是怎么回事，努力镇定着情绪。

“小琴，结婚半年多了，你——真的不行？”妈妈的嗓门有苦有涩有酸有辣。

“不，妈妈！”汪琴突然惊叫一声，转身扑进母亲胸怀，掩着脸，想哭，又怕妈妈难受。妈妈呀，你可知道女儿还是黄花闺女？！

妈妈呆呆地站了一会，想听女儿细述衷肠，却是没了下文。难道还是女婿不行？这念头在她脑际闪过，很有些恐怖。但她马上自我否定：不，不可能！汉成衣冠楚楚，一表人材，上下左右邻居，谁不夸他帅气英俊？小琴呢，会不会真象有人传的那样，小时候盲肠炎开刀时，子宫受了损伤？唉，都说母亲最了解女儿，现在人家传来说去，倒使母亲莫衷一是。

“小琴，你上医院检查过没有？”妈妈关切地伸出手掌，幽伤地抚摸女儿头上乌光闪亮的发丝。“有什么毛病早点治疗，千万不能拖呀！”

治疗？对呀，为什么不去治疗？半年多了，好象就没听他提过治疗！不但不提，甚至连自己患有毛病也不肯承认不敢张嘴不想透露。他也是高中文化，难道就不懂生理卫生知识？不能害羞了，今晚回家，无论如何也要挑明这个问题！告别母亲回家，进门后，又和往常一样，屋里冷清清的

疹人。不用说，丈夫还在桥牌桌上鏖战。

等他，哪怕等上一个通宵，今天非捅破这个关系到家庭的存在与幸福的大事不可！她想看书消磨时光，走到书柜跟前，满目皆是研究桥牌的专门书籍，一本小说也不见。唉，随便抽本书，是《桥牌要领浅析》，简直象天书！

繁星已经偏西。“喀嗒！”暗锁终于启开，汉成轻轻进门，忽见妻子坐在床沿，目光灼灼盯住自己。他一惊：“琴，还没睡？”

汪琴看看钟，一点过五分了。她没理睬丈夫，等他走进房间，犹豫几回，终于鼓足勇气，突然问：“汉成，你——是不是有病？”

丈夫愕然一个惊悸，脸色一阵黑一阵黄一阵灰，冷场分把钟，装起了糊涂：“我不是好好的吗？”说着还响响地拍打胸脯，“汪琴，你今天想些什么？”

真是太、太坏了！汪琴无论如何没想到他会装蒜，心头腾起猎猎的厌恶，简直就想暴跳发泄。可又担心邻居听见，不得不努力压低嗓门：

“汉成，”她带着怨愤的腔调，索性撕下脸皮说到底，“外面已经有人流传，说我不会生育孩子。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患着疾病？”

“你——听谁说的？”汉成脸颊唰地白了，还想作无效的最后的挣扎。

汪琴乜他一眼，只想大声吼叫，“还要听谁说吗？你的行为就是最好的交待！”但她担心过于刻薄，离开床沿，去床头柜拿起一把梳子，手指扳着梳篦，冷冷地说，“汉成，现在的医学已经比较发达，如果你真的患病，应当找医生